雷淵集 八

書

共十五

雷淵集卷之十五目録

書

雷淵集卷之十五

書

上親庭

秋氣過寒伏未審調攝體候近復何如仰慕仰慕昭叔來伏聞近者續覽涑水通鑑日過數編或至夜分不就寢固不勝莊誦而但恐有妨於眼患伏望稍加節省如何嘗取通鑑唐紀與綱目參看看朱門增刪折中處甚有權衡最好看欲從頭細檢而事鉅未易始之當俟秋高氣清費數月功耳寒泉碑誌文字未曾看再昨閔叔見過仍出示忠文公神道碑文寒泉

所撰也忠文事業旣多難於叙次而寒泉編錄甚詳慤有條理其行文亦雅潔可喜嘗見其疏劄序記文字殊少樸茂之氣碑誌却不然其言之必可傳信於後無疑也先墓文字旣得其諾且幸所住密邇往復有便此時不可失矣事故未可知此丈久有東峽之計若復因循恐遂蹉跎無成伏想已留意而亦宜及早圖之也此間極第輩以子來此後尚無外廓不得頻相接講劘文字之故相與謀立小屋數間於漆園下新院族老亦伐園木相助功幾訖矣子之留此本非久計此事固非不得已而鄉人此意甚好亦庶幾

賴此有群居相長之益差可幸耳不備達

上親庭

鄉校重修記文曩見校儒之請甚勤似不可終孤其意矣且念本府學校之政比他邑尤鹵莽此固君子所宜悶歎而向得靜觀農巖數公為府伯而猶不能一振作之豈俗之難化耶抑教之未至耶古之立學必詳選博雅有道之士為之長以畀教導之任而或自朝廷差遣或自州府辟舉如王荆公為鄞令時請杜醇先生入學者是也　國朝則州學不置教官所在士民以守宰為師凡所以養育訓迪之責悉委之

守宰以為任豈文簿期會之為務而已哉伏聞近者頗以經學勗礪人士而其中亦不無稍自淬礪者則其不可以俗之難化廢而不為也明矣惟當以教之未至為已憂用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然後學校之政乃可復也今因學宇重新宜曉諭諸生以舍舊謀新之義而文字尤當懇惻叮嚀以期感發其心不審果已留意否養士之事必自修學校始修學校之禮宜自養老始古人所稱八十九十者授几于明倫堂下躬執爵而酬之者禮之大節也其他瑣文亦合考古制量時宜而雜就之以便用耳今茲所達恐涉迂

遠然有學而無教有弟子而無師使有志者怠不肖者狃此自昔仁人所深哀也今有可為之會而不之為為可惜是以忘其猥雜而縷陳焉不備謹達

答伯氏

承園碁觀畫此雖外物亦助閒中佳趣甚善甚善二紙領之但不工此藝孫子靡香又不識其何狀可臆為之乎不如且聽吳道子一掃也雲烏春潮意象高曠吳生計不能好為之須自作耳初晴頤早枉步一就薔薇花下對話無他客惟麴君不宣

上伯氏

垂示稽古錄裒集事若及此閒暇整頓成秩豈不好事每患意廣事隨以鉅未易了當今欲以綱目一書為主以卒業得速為期庶其可乎盛烈王以上亦嘗兼採左氏傳國語及仁山前編已有綜緒宋事當以自警編名臣錄等書參互增刪恐不多費力也濂洛言行當專取淵源錄等書節纂以入而此亦畧有綱紀但所錄過十編恐不簡否容更商量綱目皆已採輯付鐵先以十數卷呈納幸詳為照勘也茍有一善雖末後失節人亦採獨宦者則呂強張承業之賢其言行畧不採盖其職在給使令充灑掃而已初不當

與人國家事纔與人國家事已為犯分雖有善不足為善也烈女事當别為裒録成一書否自古國家治日恒少亂日恒多權詐之謀爭奪之事紛然雜出使人胸中鬧擾寧欲棄置不省而又念板蕩之際常多貞臣烈士名節可觀恐或遺失畧與看撿而甚不入神也隋煬恭閔五代石晉紀尤生厭怠慮多疎漏切須仔細看撿也少晚欲趍拜兩意甚靡初霜已集天欲要余静坐耶違天不祥且止耳

上伯氏

秋序將窮伏惟處困益亨起居清勝區區瞻仰弟亦

侍過平善前後四度書寄在各處便人若不入洪喬手計十日中續續徹覽也稅駕有日矣契活凡百畧有綜緒不至太漥落否讀書之事亦從容留神如初計否執事讀書其術異於昔者只應優游涵詠務識義理在處不復為尋摘章句取給科舉之計如此滋味方多得力方深矣且惟古人養得許大識量建得許大事業者莫不於書籍上做得來執事今日擔負不為不重人百己千猶懼不副期望之意加勉加勉弟懶退日甚離群索居蕪失策勵之益顧依舊阿蒙耳嘗欲秋冬讀書春夏著文為十年之規庶幾充吾

操性又不勇於進取于科舉榮進之事分數差輕近益泊然此於吾事已占八九分地步差自強耳聚散有時不須強求合并惟願益勉學業既以自謀推其餘俾他日薰陶免為小人之歸不勝至望也近日且讀論語否欲得或問豁看後人當呈去也禮重佳否須為致意也千萬加愛

上伯氏

前後二書并承見敬懇諭意科舉當世之所重何敢獨自怠忽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故自能不動于懐及其見屈亦不復介介也豈歐公所稱孟子之勇耶

適見其踈懦不敢於進步也竊聞辭受之際界限太嚴固宜也然千里羇旅豈當專拒人情竊謂儀多于物情過乎文者受之不傷廉也如何想處之各得其宜試復咨布

上伯氏

日者偶出有使未有書開緘之際想致驚怪也然非有病故而然也一番雪後寒事愈促不審旅中氣候如何前書中多說契活無缺居處甚適狀雖知過爲好言以寬此間憂念而其隨遇理遣無甚苦惱則大抵可知矣良用慰仰弟侍奉平善兒少亦自健食時

以書吏提誨不至浪遊耳日昨李仁普進士倡多士
投一疏争四忠及老彭事而　特旨配絶島家甚貧
地極遠惡不飢死則瘴死可悲也疏本疏録并書上
弟則一出債事之後區區自畫不欲復干疏事屢以
此意書及於疏廳主事之人而雲章仲亮輩全不見
諒至以前日通紙依樣署名用徹　宸覽惶蹙不安
甚矣豈意大家人作事澆薄至此也可慨也近日讀
論語何篇能專静得力否道岬去旅舍幾里或已一
再往遊否碧磵亭東浮屠九井峯孤山菴見農巖集
中讀其詩可知月出之勝不知居僧故老尚有能言

之者否四詩併書去以備遊山時觀覽而九井詩味其意似有故實訪諸山僧則亟有能言之者矣東坡謫惠州多住定惠院蓋現居一室非忘懷排悶之道時或出游名勝舒暢幽鬱或寄棲菴寺為過寒着字之計恐非法外事也如何如何禮重學何書頒亦長進否茲有荅李令許亦有問其未曉處幸為說與也

上外舅大司寇俞公 命弘

所辭未獲 命又移長司寇職事乃益劇矣不審去就何居似聞近日有李範事自靈光上讞本書既久未決轉生藤葛而按獄大夫皆不過一再問因一再

閱簿而曰此大獄須重愼不宜造次諉此因循更數三公不得理以至執事執事而又不理其當死者雖可幸而其當生者甚可寃也範事本末虛實不敢與知聞之與人範以認婢產為已子為罪而其弟若賤子實發其事終始作證果如此不待問因閱簿而此獄可一言判也認婢產為已子實敗倫當罪然未若暴揚父兄陰事相對為證之為敗倫當罪也今按獄者惟範事究覈是急則幸其為證者近出一家庶幾得其虛實而不欲明其證父兄之罪撿護大懸滋長奸情忽其重且大者而先其輕且細者宜其獄之可

嶷而不可理也且所以究覈範事者豈非欲正人父子之倫乎而乃反教子證父左誘右脅使人父子坐公庭相辨質無復有天理民彝只此一舉亡人國家而有餘而曰欲正人父子之倫而不得已為此也殊不曉所謂父子之倫未正乎彼而先斁於此斁於此而彼卒不可正也豈不謬甚愚意不如姑置範事先正箴機證其父兄之罪徇市而斬之揭竿而示之使國人昭然知聖王明倫正俗之治然後範事乃可論也且國家何惜乎有機僾使範事實機亦不免證父之刑其誣也機當伏誣父之律是機誣亦誅實亦誅

然必於範事未決之前而正其罪乃為不失刑少緩則決刑猶不殺也何者範事未決而誅機則所急在明倫而獄事虛實在所不問而其嚴足以懲惡範事已決而誅之則所重在驗獄而彝倫之斁絶乃為所緩而其刑不足以服機其義似微關係甚鉅不可不察也且箴惡浮與機異刑哉機之證父箴實激之使然獄之既成又出力相應必欲陷兄於死地天下之惡無甚於箴且其言之非誣何可知也範雖無子箴則有子何不取以為嗣機亦範之所愛取以承重不猶愈於婢產乎何苦必認婢產為己子而後為快人

情似不如此或緣範年老屢失子家貲富厚嵗冀取已子為後機亦陰冀承重交相覬覦及範生子稍長則積成猜狠因以誣構黷昧欲亂其倫而圖其財究人蔑恩容或有是不然奚待養子十年之久而始發其事也甚可惑也然此皆不暇辨惟執事赫然一出亟循賈令回車此城之意毋令罪人淺息覆載之間則執事之功實在倫常而永為治獄者法矣勸獄蔽律則有司存非人人輒與議竊謂此賊人人得以治之敢布其見執事以為如何也

答陶菴李公 縡

垂惠慰存感戢何已曩以家親書敢有哀誄之託已
蒙卿照否婦人之有誄固非弗獲已者而若其頗有
賢行而不幸早死則必籍當世君子之言以哀之褒
之為幽明之榮者古亦有之矣顧亡人雖不足以及
古賢婦亦父母之所謂善事我者且其媚上惠下安
義固窮實有謹終如始至死不敢怠者是以居內外
親黨之間生而得其驩沕而得其哀若此者其可記
而不可泯者也又幸而當世而遇執事而不得一言
之重以先喪車其於送死之禮毋乃有闕焉是以敢
有請伏乞垂聽

上陶菴

日蒙教諭汔不敢忘伏惟道體增重所著雜文極知其固陋不足上塵清覽而亦懼夫離真失正大悖於斯道而不一經先生長者鑑正其卒迷而莫悟患甚於護疾而忌藥竊自悶焉謹以近錄五十餘篇進呈若蒙垂覽而繼有以開導之幸甚幸甚敢有所懇伏俟進退

上陶菴

前冬伏蒙賜書悶其愚惑輒欲引以進之君子之道而告之以仁義禮樂之實莊誦再三有以見大君子

誘人之盛意而不敏之得此其幸尤如何也嚮者愚不自量見世俗所為時文者而甚病之竊有意於古人之文而用力乎其間亦已久矣惟其所激者在彼故其所求者一切循外惟異之是好近自惟天下之物莫不有是理而有是事夫日月之行草木之華鳥之能飛魚鼈之能游自外觀之豈不大可異哉而若究其所以然之故而各自有不得不然之理則此特常耳曷足異哉苟無是理其可異者亦妖怪不祥之事而已因以求諸六經群聖賢之書乃見言之所以發與其所以止果皆有不得已者存焉而以至無言

處莫非至理之所寓然後知聖賢之言言其尊具之理而已雖彖象之奇其中只平實耳於是瞿然以驚取他日所為文觀之益不自喜往往出以示人而多與而少不可則愈自悶焉輒敢瀆冒威尊求質于下執事執事之言何使吾心樂也小雅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大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平生自謂不肖慕執事乃今益信執事之愛人者不以姑息而以德也亟當躬造門側以致感激之私而庄寓已撤早晚不可期姑奉書以謝古人之得先輩明訓以能深繹而玅契有一言而喻者有待再三言而後喻者鈍頑

不齊也若不敏者雖執事之言之明不再三不諭也此其所大懼也伏願益賜提誨以卒嘉惠焉

上致仕李尚書 東常

伏審蒙 恩致事止足之風朝紳皆聳敢以東坡啓語中雖外為國家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者為執事頌焉亭韻承教賡和蓋久矣屬值御者淹外無以自達今始錄上而終篇多帶少歇意自今大休後觀之或似逕庭否第伏想尊丈身雖告老其係心 王室自不得與忘世者比則謂之少歇亦恐未為失題未知如何

答元輔金公 在魯

金公謚法昨於公堂已承諭而亦畧罄淺見矣前賢道德造詣非後學所可輕議而若金公試以前輩定論觀之其處死之義終未安栗谷則至不撰墓文竊窺其微意盖不與靜菴諸賢同科而論也且以冲菴之一德無瑕而易名之文猶不得與靜菴比今若以冲菴所不能得而強歸之金公以此於靜菴則毋乃偏重不平乎淺見果如此有所奉對矣抑又思之道學之湮廢名節之渝靡久矣以今日而觀當時諸賢不翅若三代上人邈乎其不可攀矣雖其臨死倉卒

之際或未盡正終之義槩其平生要之與靜菴諸賢生而同志死而同傳則到今數百年之後乃惜數字寂寥之謚不令與諸賢同歸亦覺有感慼于中者玆又承教誨複懇惻其為開發愚迷多矣當於太常合坐時更入商量而處之耳

上俞相國 拓基

日者猥荷手書俯存兼惠先祖墓文此先人病中屢顧而誨誨者而乃今拜賜於孤露之餘展卷欲讀不覺血涕霑紙已將原本敬陳于家廟訖乃復繙閱數過繁簡折中質文備體況厥在家孝謹居位靖恭德

言之實跡擧其大者庶幾徵信于來世而惟小子亦將藉手而見先人地下幽明之感曷可具述第其中二三段有更容稟覆者敢以咨布焉其在館識也有內旨入漆椒先祖嘗陳劄切諫其曰 聖旨豈容不由政院該司豈容私供 御用即此一事足爲萬世弊源臣之深憂豈漆椒小費之謂哉此等語恐在存錄而今刪畧儒臣之論時相被罪也先祖盛言威怒之過中扶抑之失平亟請收還 成命而今去收還一段爲失實此似偶遺照檢也銘語首言 肅考改紀後又發崇又繼之以朝論內潰黨議交訌竊疑發

崇者果皆俊乂朝論安得內潰黨議安得交訌 蓋其
時衆賢可謂彙征矣而惟大臣之斷國論者不能厭
伏士大夫心故甲乙之論起而朝著不協矣恐未可
一歸之黨議而目之謂交訌也茲實一時士類言議
大關書法恐宜別白而竊觀上下屬辭少欠明暢淺
見所及不敢不盡以俟進退不審勻旨以為如何苐
蒙領可者隨即畧與釐潤俾卒大惠區區至望頃被
書曰會以試事趂 名不遑拜復旋以試士奔走累
十日汔茲未有回敬惶悚惶悚月初以省墓得暇蓋
將遄謁門屏而適聞 國家有事顛倒入城瞻望仙

庄實勞傾慕秋季乍寒伏惟比閒匀候動止康福早晩當躬承謦欬不宣再拜

與高陽太守

内自朝廷外至州縣牧民之職莫不操刑賞之柄以治人然賞之所勸不過一人而已刑之所懲亦不過一人而已則治道固不能大行矣假使賞一人而千百人勸刑一人而千百人懲千百人之外刑賞之所不及則治道亦不可謂大行矣是以君子之治民也必興起其善心而遏絶其邪心使民不賞而勸不刑而懲故列五祀以褒有功又擧忠臣義士而廟享之

以顯有德此非獨崇報前人乃所以歆動天下之心而勸於善也然人之興起於忠義之事者其爲效尤大何者人之智能不齊功不可勉以能其根於秉彝者亦始有異故見忠義之事雖甚頑無識莫不油然好之思所以企及焉此其效尤大也 國家尤重忠義之祀或廟于其所生所籍或於其所家所墓所游官之地或特祀或附享其祀之在國中者不可勝記高陽去王京不遠士大夫丘墓之托多在治內其廟焉而俎豆之者凡幾所先儒秋江南公亦墓于高陽而其子孫于今無顯者不知故老有能相傳而識之

者否公之氣節奕奕著於世者惟上　成王請復
昭陵一事而卒以是受禍於沒後則家人盡取其文
集投諸火其見存於人間者無幾及公之外孫忠穆
公俞泓收拾灰燼之餘定爲詩文若干篇而公之事
稍稍見於世然人但知公有卓邁之氣剛毅之節而
不知其學問之深也蓋公於佔畢則師焉金寒暄鄭
一蠹安子挺金悅卿則友焉而佔畢於門人尤重公
傳曰不知其人觀其師友觀公之師與友者如此公
之學可知矣夫以公之學問氣節之如此而猶不得
數畝之宮以妥其靈則玆其爲　國家之闕典大矣

而又豈非高陽士大夫之耻乎又豈非守土之吏之責乎僕曾祖文憲公奉使南蠻時蠻人以書問曰貴國先儒南秋江所著鬼神論流播於我邦公豈其苗裔耶夫秋江一布衣也而蠻貊之人猶能誦其文而高其人而我國之人乃不能如蠻貊之人之好賢也豈不亦耻哉僕知大夫尚德崇義不與俗吏之文書期會者比敢以此言進謂大夫之必樂聽也如其樂之願亟圖之以修國家之闕典又以塞前後守土之吏之責而洗高陽士大夫之耻毋爲蠻貊人之所笑幸甚幸甚

答濟州御史沈兄 聖希

御史執事 國家再罹侵康兹歲又甚於前年 主
上憂閔旣 命所在州縣賑之又發三御史監焉謂
濟人去 王化愈遠而撫循之愈難愈重其選而大
夫實膺是 命僕聞是 命也始喜朝廷之能得人
而任之而又憂大夫之何以勝是任也至拜十二月
二十七日到衿州惠書則有以知大夫之亟不辱
君命而又以爲喜也詩云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又曰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上以耳目之不與遠民接也
而命使臣使臣以智慮之有不周也而諏于衆推是

道以及之濟人上之德其有不宣而下之情其有不
達者乎第恐疎逷無以答其勤先王之保民也備之
於豫而不救之於既故言備災不言救災先王知天
災之代有也力民於南畝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飲
之也有節斂之也以時故雖卒有天災國無捐瘠備
先具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其曰散財
謂發內府之已藏也其曰薄征謂蠲民租之未輸也
一發一蠲而國用不爲之不足備先具也後世不然
匱民以自養也不知爲備一遇凶年民且狼顧死亡
流離相屬於道路然後方議賑貸之事而府庫之財

竭矣不足以周之則又發州縣之實以就民此又不給則勸富户之糶以繼之然東補而西缺徒費而少惠上下俱窮終不濟事故曰救荒無善政今大夫之行也入取 聖旨出諭鄉士其果有深猶遠圖爲百姓長計也歟則不敢知姑以愚慮度之請之廟堂無可發責之本州無可應勸之富民無可分三者無一可則其勢將舟貸海旁之粟共若干斛或以乾粮或以糜粥按簿册進饑民而哺之若干巡而止此則一監官事耳非 上之命使臣也而大夫亦何以塞其責哉無已則其維忠恕乎何謂忠盡己焉而已何謂

恕推己焉而已濟人固朝暮望王人之来救己也聞大夫之入其境也則必擁馬之而先後焉當是時大夫所不以吾　君之心為心而其力之所及而有不盡焉者雖三日人餉一斛濟人固不德也所能以濟人之心為心而其力之無不盡而其勢之有不及焉者雖九日人給二升濟人固不怨也惟大夫忠以體上恕以綏下使吾心無愧而民情有恃盡免賦役之在民者使其得專於餬口之慮而無追呼迫切之患悉去隣族誅求之令使存者得保其室家而死者安於溝壑夫勞民猶困魚戒在靜而勿擾使自求生路

與其與之斗粟以延一朝之命而因係箠楚之苦自若也孰如以其所當與贖其所當受而使之忍飢安步取快於須臾也嚮因往来圻甸見夫婦挈嬰兒而走者問之廣州之民流而之揚州也則語之曰揚之糴猶廣之糴也何為舍吾州而之他女廣人也揚人不女周也其人泣曰吾州賦役重吾受糴於官匍匐而歸吏已踵門呼怒而顧無以應之則為酒食以說之吏朝至暮去而吾之囊中已空矣吾之饑自若也而吏之求無已時吾寧饑死於道隅誠不忍吾州之吏繇是推之人情不甚相遠濟人之所欲亦可知矣

維大夫知之必從從之必亟亦必先乎鰥寡孤獨使實惠下究然後降其威尊出入於里閭之間勸誘農人復修其畝畝或假之牛具種子為嗣歲之計濟人僻處海外霑被國恩恒少於內邑故其感之也最易入之也最深仁聲所及自相傳告不待家至戶諭而舉有作興之氣矣大夫之所施措至此而易為功矣畢使而歸也又必以閭巷道路之所聞覩生民困悴之狀涕泣反復於　上前以固其惻隱之萌而繼之以成周之世文武成王之為君周公之為臣而相與戮力為制產保民之道如上所言者未荒也而必備

之方荒也而必救之已荒也而必養之如此國固而民不驚雖長治而無危可也此之不圖一切為彌縫苟且之政雖幸今年無事假使來年而又饑則國胡以振之三年饑而國無備其民不變者惟至德之世為能及此大夫能保其如是乎僕甚憂之藉曰不至如僕所憂其危則已甚矣大夫其亦憂僕之憂也此外又有大可寒心者自古國家之患何嘗不起於盜賊而盜賊必因於饑饉饑饉之極人心易動自四年湖嶺之難國家之德威不舉民不知義而亂之所緣起順逆之所以分上之人未嘗昌言而誥之下之人

未嘗昭然而曉之也而藪澤之中安知無幸災樂禍之徒陰煽愚民劫誘威脅以伺其一發者乎今若逆其未狀而制之太嚴則不可必也漸以德懷革其心散其謀而已維大夫於沿路勞集之際往往對鄉里父老深陳 列聖以來生養萬民之德與 聖上所以勅勞四方之意而諄諄然可聽也使桀善慕仁而樂化剛戾畏義而安命而搜訪修行茂才之士為一鄉望者薦之朝廷以褒勸焉此又大夫之職而尤當世之所不可緩也大夫其察焉

答石西老人

辱教曰頤溥子漁父辭一曲以佐吾漁釣之樂不佞賤也詩未有聲也烏敢以下里之唱俾吾子歌也不敢聞命然竊有誦於古人之詩為吾子進焉逸民陳迴居竹溪之上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灧腰短簫揚小舫容與乎水中簫聲若龍鳴深泓簫已叩舷歌曰吹玉簫兮美明月明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鷗起兮衝素波今吾子老白首矣又善吹笛雖使不佞歌吾子何以加此吾子試歌之將與迴也同歸

與吳伯玉 瑷

拔身擾攘中來企之明總下卧首溥一卷書頗覺意

味優長回思日間紛紛聊復發一大笑也人心不如我心做時不如說時紫陽不云乎拙措大小事業尚患如此終無成功這見狼狽如古人做大事任世道君民之責而運天下於掌上者是何許力量吾輩今日正使聚精會神併心一力尚恐做一事不得若復有毫髮疑阻之心萌乎其間當復何望吾已爲子章言之頤以此意致諸華伯也臨事意見不合遂至爭難者古亦有之矣皆欲便於事而已初無意於爭也至於爭其所不幸也苟欲立己而屈人不恤其佗而生事於無事起爭於不爭角勝而後已者非所謂吉

士也如有君子者蓋與之爭矣二君豈為是哉重以此言告之華伯必以余為忠不宣

答吳伯玉

詞曲終近艷語壯夫不為可也歐蘇諸公平生喜為之謂之詩餘又何也東人不解調律又其辭多見春詞稗語被之妓樂娼歌則其淺且陋已甚矣廢而不為可也夫人以文章自好固求其美則其流漸入於輕佻浮薄文章之中惟詩益蕩人詩之中詞又甚此秦少游之見罪於伊川者也然則雖辨其調律棄而不為可也

與吳伯玉

日者晤言從容可喜也伏惟學履益休第寒疾尚苦見今擁被深卧南野就暖之計雖未知淹速要亦在未甚寒前其間庶獲一拜耳亡兄遺草已盡収拾當俟文稿洗補訖一時呈覽也亡兄曾與之下論古詩源流事不佞頗與聞矣吾兄已歿其平生志業之大且遠而未就者今不可追也至若文章删述之事又其小者耳其成與其不成固無之輕重九原然既甞有成規定例而因其人之不幸遂亦泯沒而止則豈不重可哀乎不佞不習於詩家雖欲續成其意譬如

大匠構大屋未半忽然起去拙匠在傍茫然不知所為此事亦須藉力於足下矣宜叔亦當助之昨日偶着歐公集至六一自傳喜其文章之美而厭其所嗜者太多也有書一萬卷置酒一壺真足以一觴一詠怡然而自樂小可以齊視得喪忘懷榮辱大可以外形骸一死生又安用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棊一局為哉歐公於物其留情者若此之多宜其宜去而不能去也已與宜叔說此一笑因以名吾堂曰三一吾之所嗜者既若是簡焉則其為樂豈不專乎因書及此欲乞一篇記文以發其趣耳亦須圖之不宣拜

與吳伯玉

甚熱伏惟起居冲裕遺草更入照勘否白鐵所詢於盛意如何幸賜條示足下近着讀何書理會何事曩者從吾伯氏得與足下游足下與伯氏氣味議論殆若一人吾之於足下其同者十七八而異者二三而其異者雖伯氏亦未嘗不為足下憂但不至如吾甚矣足下居富貴而有勤學樂善之實夫能勤學樂善故士大夫樂與之為友而求益焉不以富貴嫌焉惟其居富貴故人或望门投跡冀以霑丐酒食或夤緣托交覬幸他日祿利若此者足下哀而恤之容而接

之可也且乏下有詩聲喜與人相酬和則又有輕薄
挾小才沾沾以自好者間於乏下之座若此者乏下
徐而詧之可也乏下為人疎曠簡易長於能容人而
短於能知人夫有容人之量而無知人之明者鮮不
以人敗故傳曰汎愛衆而親仁不能親仁而徒欲汎
愛而已則賢者日益疎而不肖者反見親矣栗谷先
生胸懷灑落物與我無隔對人言不擇賢佞悃愊畢
見故為君子所服而亦為小人所欺此在栗谷無損
於大德而自其下未必不為害也況乏下之賢不及
栗谷今之時又降於栗谷之世而乏下日與彼不肖

者處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爲之時吾不敢信也吾伯氏嘗論孔文舉雖不遇曹公終亦不免矣座客常滿未必皆佳士樽酒不空未必皆好遂以此而行乎衰世難乎免矣吾常喜其言之有味也爲足下誦之足下其察焉僕近因妻兒相繼病出生入死者浹月鄉人或勸稍事醫藥然足下試觀今世孰不讀書經一部有能以伊傅周召治國之術治國者歟賢士大夫猶如此況可以軒岐活人之法望乎閭巷竪子而委其命乎故醫與藥皆吾所不急性又懶留此一年有餘尚不一出門過從里閭有來訪者亦不

復相謝日與人踈山居益岑寂小池東有老槐樹其大十圍值無聊甚翩僊就其下披襟受清風殊快人意足下着吾道其何如也不宣

答吴伯玉

疇昔之游樂乎弟已與紫霞友人簫人白時謡期將以一洞簫邀兄于白雲絶頂矣伻来獲書謂將信宿以歸又聞来人言尊駕或已在路一脚未出門而興寄已索然矣華山固多幽勝何遽歸也然赤葉黃花何必華山幸兄遄歸俟我於道峯水洛之間也

答吴伯玉

多少辭意執書慨歎只恨兄遭時之不幸也今之論者扶摘教文中一二句語為兄疵累謬矣弟意獨恨兄初不力爭於告　廟之論耳既不能回天到後辭撰教文有說朝廷亦無以強之也始之不善後來跋疐其勢然耳此乏歎惜也常恠王魏公之賢而不能救天書之惑卒贊封禪之失豈有它哉不過剛不足耳忠愛有餘而剛不足者或至於從君深可戒也顧兄無以一眚自沮毋為衆口所激益養剛大之氣要以集萬善補一過為心朋友之望也方謀往省覲衔鞍馬已戒悤悤不具

答李宜叔 天輔

辱書甚慰春沼有志有才而不幸蚤死息菴悼惜之甚故推褒之隆耳然其才也不高其志也不大始之以宋而終之以明正使假之數年何能遽鴈行谿谷也恐非立言之意也足下評伯玉詩比之香山而伯玉殊不悅云伯玉豈不足香山耶殆亦自苦其似而足下適中其病故耶雖然伯玉沖澹而務境香山濃腴而趍事其實有大不同者矣特以句法時有相類而足下勤歸之一科伯玉亦不能自辨耳選詩之役固非一朝可辨然不一朝始之亦何時能辨唐人詩

卷帙猥多最難選令宜先其難者竊嘗以淺見有所編輯而不敢自信輒欲待二三君子增刪而折衷之玆將目次書去須以本帙一一照檢訖因及可否之指如何

與李宜叔

來諭何令人不樂也吉凶悔吝之生于動豈弟之言乎大易之教也弟之居常兢惕者在是故所以奉勉於足下者亦不敢外是前書所云金緘玉成亦此意而已非專因近事而為是言也責善弭謗古者朋友之義而數而不知止則雖高明猶有不之察焉天下

交道信乎其悠悠也

答李宜叔

書至審巡宣動止佳勝實慰瞻勤第城役浩大訖功不易恐勞神不少也弟奉老粗安日昨論李章補外畧存三司故事而 嚴旨賜罷惶恐惶恐偃仰茅茨眠食清羨拂去床塵尋檢舊書還是趣事也門外風色雖甚不佳無如閉戶人何也恐兄憂之過耳朋友之言事獲譴者絡續相望朝行殆無可顧語者殊覺伈伈言事諸君盖皆新錄中人弟亦頗以此藉口誇耀於景孺而景孺無辭以答也好笑好笑惠新墨光

色動人極好把玩但不知用時能如着時否也人遽
不多及
答李領相宜叔
盛諭備悉先輩之以三品渴薦文衡者今可數也非
惟人望必待資歷具洽然後始可擬議别格而無後
言若某令之名聞地望人皆曰可也而槐提末席猶
惜一借乃以三館峻級教人吹上毋乃外為虛聲而
實阻其進歟誠所未解未經堂下館職而直拜副學
如金醒翁者自有其例又何斬固如是耶此又未曉
也至若亞卿二人中一人論其文學孰敢居前而資

望尚淺無可倚以為力者每事如此良足慨恨或者之言曰是在薦者之權衡何藉於資歷是大不然朝廷用人最重階級文衡雖有一時薦人之權何敢自壞官方妄任己見真若賣權者之為爭屬以圖事敗決不容復起當薦而倚使勢有所迫不得已膺 命一二商量盡歸甕筌實無可以藉手者悶歎如何幸望大監少費勻力調劑僚席亟完槐提一事兼以此書轉示吏判自作弘提一窠以為二人地如何須有知製 教抄啓之 命其時若無故膺 命堂上三字銜欲以敬令一人選入以為升高之一階而終亦

緯纑此一好事無怪乎魔業之相隨也不備

答俞守父 受基

辱示海鷗之喻何令人飄然作興也昨因出獵得奇觀爲之捧腹不惜爲故人言之野雉得一腐鼠飢鷹下擊黃犬又從而嗅之雉固非鷹之敵也去腐鼠而飛鷹乃非雉之是擊惟鼠之是啄犬知鼠非其食也逡巡而退人亦厭鷹舍雉而嗜鼠以爲非良鷹而逐之彼雉也何患不得腐鼠哉且所貴乎鷹者爲其有雲霄之氣也爲其有搏擊之義也顧乃與雉犬爭食焉將焉用之世無金眸玉爪奈何

答俞子成 默基

承敎若以僕之道爲微近老氏者而其攻老氏者又甚盛僕之近老氏僕誠不自知然惟足下之愛我者至故憂之過耳敢不拜嘉若其攻老氏者恐不足以服老氏之心也夫外托虛無而陰濟其所大欲者此老氏之所爲道而虛無者老氏之所樂聞所大欲者老氏之所深諱故世之攻老氏而謂之虛無而已者皆墮其譎中者也然則老子之道不專爲虛無也明矣老子之罪不專在虛無也決矣必也究探其所大欲明以示人則虛無者固不能孤行而爲道也夫虛

無者豈真虛真無而已哉至虛以為實極無以為有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土木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器以虛故有器之用戶以虛故有戶之用天下之物皆不離於是矣人惟不知虛無之為用而固求實有之為利故忿爭并起至於相賊此老氏之所昌言若乃天下為車吾為其無天下為戶吾為其虛人日出入其虛而不知其用日運其無而不見其功及夫車敗室頹則雖輪輻摧折而吾無傷焉牖戶崩壓而吾無與焉然天下之為車為戶者未見舍我而能用者則此老氏之所大欲而惟諱之密故

以足下之明猶有未覺耳今僕乃昌言之使老氏百世之下無所逃其情是果與爲其道者類乎且老氏惡足與爲道哉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君子由道而行人皆可見也何容以爲也容而後行者穿窬之道也僕甚悲之故不爲也

答俞子恭 肅基

茲拜惠書仰審痁候挾暑復苦不勝驚慮惟頤善自將衛何恙不已弟飲啄自如忍過亡兄祥事摧隕之極不省所喻一經尚未熟一命自知其不急牢縱之厄太半繇此然固守初執亦知無害於分義而顧此

人本非高蹈一出謝　命使　上知其無奇始可不愧此心此後去就自當從吾所欲而有餘地矣雖復得譴所不敢恤鄙見如此果不至大失否始欲以書仰詢而事徽謂不足煩瀆兹承書教非足下見愛之深何以及此乞荷乞荷至高致云云以足下孚知之敦而猶為是言㦬温公豈非足下師乎何乃忽為此謾語也好發一笑去晦進候隋城而病患未有减想足下憂欝難勝来書始在果川道中承見稽謝至今可歎也不宣

與閔士元　遇洙

亡兄文字賴嶺南伯為之出力將有入梓之期若無故卒役私幸可量仍念文集不能徒行必待知言者一言之重以致其可傳之意然後方為不朽之事然文章之工與不工求諸集中可見不甚以序之者為權而若乃潛德幽光之不可以文字求者其發揮之責專以序之者為重亡兄平日罕交遊其相從之久而相與之深者不過如尊兄一二人而已今於斯文之托宜有不忍辭者是以敢有請幸垂意圖之

與閔士元

曠阻音問第勤瞻嚮伏惟暮秋霜寒道體動止神相

冲裕頃聞李校理功甫言獲奉謦欬於丹丘書堂而神氣頗清旺云為之忻慰不已第偶得西邑之除辭陛將有日矣旋承輔養匪據之 命遂失將母便養之願私計謬悠有不暇言而此人此任實為僭猥之甚反顧慚靦無所措躬日間欲陳章瀝懇期在必解而若台兄以長德宿望重荏舊踐似無必辭之義且元孫夙慧 聖上殊以早諭為念此意恐不當一向孤負未知如何龜筮動靜想有熟量而玆憑廳吏告行聊爾仰布愚見兼候起居不宣

與閔士元

音問曠阻實勞瞻嚮伏惟道體起居履茲清和益膺
康福 元孫夙慧異凡小學抄解講誦垂訖師傅輔
導此正其幾而自顧陋劣謬叨重任月三進接徒備
虚禮尚何望毫分補益哉此時緬想高風倍切於常
日也頃陳一書請加敦名而 答以留念矣已經一
年未聞別般招徠之舉殊不勝其悶鬱日昨乃敢提
申前請自 小朝纔下別諭而覲其 辭旨頗甚勤
懇想望企佇之意迫出尋常未知尊兄何以答此陶
菴固嘗力辭是職而伊時 元子尚在襁褓徒有輔
養之名而無輔養之實其不就亦自一義今也異乎

是相見則能拜且揖也與之言能酬酢其一二也授以文字能受而讀也竊謂誘掖薰陶惟今時為急過此則亦恐不無扞格之憂矣　宗社億萬年之托亶在於輔養一着尊兄雖雅志丘壑竊想與國休戚之義不得與忘世者比豈宜一切退托全無變動乎早晩似陳章若以一入京輦之意為辭則上可答虛佇之　睿眷下不孤期待之群心未知如何龜筮動靜想有定筭而既有愚見不敢自匿幸垂深量焉日者元孫書賜四大字故茲附納於此亦是見其夙悟天成而弟則猶以古人所謂心正筆正放意則荒等語

獻覩耳不宣

答李士受 鼎輔

續拜手問慰荷并至教事極知外論之如此盖不待瞻令輩之言矣第弟意則殊自有十分稱停不容中道變改是亦性偏難化處奈何謚者節其實行之大者而爲之者苟或失實豈復其人故相一生事君之節經國之猷大抵多出於機數一抑一揚或弛或張罔非籠絡一世彌縫目前之術而其所謂救時者實不免病國烏在其爲忠也數年以来雖或有扶護善類收功桑榆之意如今輩所云者亦不過隨時俯仰

自占便宜而已豈果出於至誠惻怛之心乎兄所謂扶護善類者無顯然著見於施措者徒見揣摩安排之跡而已實未見其爲忠也且所謂忠者惟一德終始者可以當之設令故相真箇善變終是兩截人爲得謂之忠乎前輩之以忠爲諡者其人本末皆昭在人耳目可考以知也挽近以來諡法不嚴將此一字看作應副之具令輩之以弟爲固執亦狃於習俗耳雖知諸議之不可咈亦無如此心之不可負何也俄者大卿學士亦以外論來傳且言故相生時意甚嚮慕於君君何太薄於其死後耶此言可發一笑戊申

討賊時故相不無周旋協賛之勞此不可沒故以應事有功之敏敵之如此足矣謂之忠則不啻過矣幸入思量勿見怪也不見老親已數日明日欲早開諡坐午後出去幸與黃學士趂門入來如何

答李文遠 德弘

某拜復李君足下以足下之勤于業也其進若莫禦也僕覸其退也未覸其進也心恒怪之今奉書云闔戶謝人事日讀莊子書胸中如有汪汪然者欲遂卒業窮其所至而止僕於是益喜足下之勤而亦知其不進者有繇然焉天下之理一而言之者殊道遂爲

二爲三而有真焉有僞焉及其形之於文則又有實有虛各以其類見孟子之文實辭之如衆流之注于海之其所至而充大焉莊周之文虛辭之如浮雲之行于天之其所至而空滅焉故語其極則黃帝之所聽瑩也王倪齧缺之所未聞也使之下誦其文求其道窮其所至則亦坱然無根蕩然無物耳然則亦安所窮哉夫木之生在根水之生在源道之生在仁義今也根之無可據也何從而知木源之無可泥也何從而知水仁義之不因也何從而知道哉其道之不可知也而惟其言是悅是之下聞空谷之響而謂谷

有聲也惟人之聲之也空谷之響初不足為聲也惟足下之道之也莊周之言初不足為道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遵道而行必志其所止而止焉今足下志之無適也且竭力而窮之往而無所底則返而已矣辟如秦漢之君求神仙於海外終世遑遑而卒無遇焉然其始也恍惚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既而心倦力疲則慨然而嘆知其妄也足下之汪汪於胸中者亦其始耳吾恐其後之悔也且足下之言曰吾觀莊子之道必去其淫聲邪色而可致於君子之道已過半矣果能是也何不以孟子之道加其上夫

為道而不辨其真偽也為文而不擇其虛實也雖其業之勤亦鮮乎進矣其進者鮮亦無恠乎退矣惟足下省焉

答李文遠

足下早志學尤喜朱子書嗜好之篤類非繇外而得者示來一帙益可見立志敦固有初而有終甚所歎悦也序文非僕之任也徐待純熟自為之未晚耳所論古今文章亦多可聽但論朱子文則僕竊謂不然也自昔有道之人其事不行則其言長孔子以來賢人君子之著書以見於後世者其人不可一二數其

書不可八九計而其世寖降而其言寖長至朱子而
極矣當朱子之世中國淪而夷狄橫人人而喪其仁
義之性則必欲開迪之也詖辭作而正學微人人而
能誣聖賢之言則必欲修明之也以一人而敵千萬
人之口其言惡乎不長訓謨之簡非其不欲也勢未
可也今之人胸中未必有此意也徒能長其說而曰
朱子文如此朱子文曷嘗如此哉且讀朱子書而不
論其意而論其文猶觀海而不觀其大而觀其色去
其意而獨存其文曾不如諸子之為文也離其大而
獨存其色曾不如塘水之為色也亦奚取於是哉故

僕常稱讀朱子書有術焉必先讀孟子次讀韓子此三君子者皆傷時憂道之甚内存惻怛而發乎章者其志同又其辭氣同故善學孟子者莫如韓子而朱子之文其源出於韓子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所本也乃者以專之說有復於足下足下疑僕言乎專者一於是心不他適之謂也其道無往而不通君子之能成其學與農賈百工術藝之人之能成其業者未有舍是道而可者也僕以來書所稱引者而竊跽足下觀書之法博乎云爾專則未也僕嘗觀書徐諷以引之以昌其辭屬精以師之以致其意終日而讀不

過數十遍而止猶患口與心不相應入腦時常多而數其始終不入腦者十未四五是以知讀書之難而益信不專則無成也乞下揚扢古今廣引經史而辟類或失其當多見扶裂傅合之病推其所由然無乃以汎濫爲快而湛瀆之功少有關乎承教及此惟乞下之進退焉

答李文遠

伏節死義之士未必皆知學問如六臣三學士豈皆學問中人乎今若謂學問之士乃能伏節死義則可也若曰伏節死義者皆知學問則恐未必然定齋自

是劉者但性偏喜勝謂之學問則遠矣且淂於家庭
師友者多染於偏黨所見從善處入則果於為善從
不善處入則果於為不善已一節幸從善處入耳
然其不善處亦不過所見誤耳非如世俗人隨波合
汚之比盖君子之過耳

與尹景平 心衡

日蒙臨晤殊幸從容先丈 贈誥謹寫呈臂痰作苦
字樣更似拙澁愧悚愧悚亡子婦安氏旌閭之狀日
昨自禮曺覆 啓以下 恩命之下榮感曷極閭額
欲淂台筆此何論筆之工拙而猶欲籍手於朋友中

如台者書之亦出於榮貴之情幸勿孤又欲得一段文字用識旌表始末并刻以視稚孫亦頗留意焉安氏自入吾門至其死僅十有四年而事舅姑愛而不忘敬居室婉而能莊盖十四年之間其柔謹自持如始至之日無一日敢懈常喜誦古烈女事必欲效其為者其死雖不可律以中道立義皦然寧舍其生而不忍於負其心若此者仁人君子當有取焉其詳在鄉黨諸公申禮部狀中待原本推還當寫一通以去以備採錄也

答尹景孺 汲

示諭為一捧腹今有二人闊者志誠乖交誠绝將割
席而坐望車而避乎將出入同門行由一路乎出入
既同門矣行由既一路矣是其好惡趍向自有不期
合而合者矣故其始相離也朋友或以為憂而僕以
為不足憂及後復合也又皆以為恠而僕以為無可
恠非僕之能先知也蓋聞司馬公之言曰有茲事必
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所恠由明者視之
皆非可恠之事此誠君子遠覽之言也足下試思之
不其然乎烱波一葉僕無此夢久矣来示何其起余
也且欲借舟中方寸地與共容與厚意良荷但恐含

岸登筏一遇橫風飄浮入槐安國中奈何顧足下且
停櫂焉可也

答趙錫汝 龜命

辱托以集序足下之年未可量也且待五十六十而
爲之恐未晚也嘗見靜諦文字儘有佳處但恨許多
言語一不及道之大原其佳處亦止於足下之妙境
自言自娛則可耳後生好之習爲高妙悅人之語則
毋乃反害於大道乎知道之士毋乃以是而窺足下
之淺深乎僕爲是懼焉足下集中必去此一編文字
僕之序語乃可得也如何如何

雷淵集卷之十五

霅溪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

霅淵集卷之十六

書

答金稚明 時粲

昨也困於大爵又困於燈下急觴歸路酩酊半騎半輿月色滿地興寄益陶陶也正欲伻訊夜來起居盛問先之審眠睡清穩甚慰甚慰景平昨不劇醉弟來後能更進幾酌乎弟席間似有觸犯令豈不見恕而殊欠温克之戒愧悚愧悚平令東郊之約頤亟成之距東城數里有號頭尾亭者蒼壁古松可坐而蔭雖不聞水聲前步一帿地自有一泒鳴泉縈以白石可

以濯纓可以流觴盖近郊名勝殆難其偶弟常欲經營一架而力弗給時獨肩輿往来與林鳥澗魚講好終夕悠然自喜也上元日須與平令章老期會于此秉月聯騎訪吳伯玉巖亭一宿而歸如何令不日辭朝此為數年别可無一宵話乎原明亦好折簡也

答李子三 台望

歲色垂窮嚮往彌勤此際下札傾慰可知況審比寒台體益勝弟一病支離因癱成丹浹月牀第辛苦萬狀大勢雖似少蘇餘証尚多可憂亦一厄運奈何卧龍祠碑文雖與 絲綸代撰有間要是重大文字而

舍時任館閣謬以見屬雖未必諉此終辭亦不可遽然膺 命若自 朝家更無催促之舉則撰進早晚有難自期未知如何書寫則弟亦未詳何人恰當退漁翁若不肯寫似不出濡台舒令中耳須相所遣狼狽極矣高而無輔危兆已久而誠信未孚救不得一分慚負之心弟與台何嘗有異也尹景平已作九原何處不思此人悲哉悲哉送村集病中不能細看而往往有誤字更加釐正如何

與李子奭 德重

館錄蹉跎賢路鬱滯殊可悶嘆第此事極難辨精粗

博約均為招謗之階末俗嘵嘵雖不足恤波瀾所及入錄諸賢寧復有完人耶弟則商量爛熟以不着為高手而副學銳意為之以今日時勢吾輩力量欲作黜陟名品之舉不亦迂乎然今日之事副學為政只得任之而已昨席所講者不過七人而今又添得三人矣事之難平固如此而或者之論又引栗谷一錄四十人之例曰先輩之成就後進意甚懇至故寧以博取謗不以約徼名其言亦似寬大長厚頓覺自家規模之不廣耳好笑好笑

與宋晦可 明欽

病蟄窮巷仄聞 九重側席安車造朝以平生慕用
之誠實有喜不能寐者伏惟扆下旅止動息神衛增
福世弟神志悽廓疾病沉痼日間以脚病不利運用
荐違 嚴召私自出入義有所不安適值造御入洛
而未即造拜門屏古人所謂一席良話亦闕一日之
數者殆非虛語也仍念 聖心之虛佇求諸累十年
來未有如今日之懇惻世道之板蕩較諸十數年間
亦莫如今日之汙下而執事適當至艱之會首被非
常之眷伏惟展布素學以副上下之望者亦惟在今
日昔在 孝廟初服先文正先生侍講中庸首陳萬

世心學之淵源而其後數奏於前席者無一言不本於人主之心而大而明義理正風俗細而官師之得失生民之疾苦千條萬歧罔不包舉於其中終至明主動聽　宗國有賴先正之功不可誣也執事之所擔負朝野之所期望者亦惟先正之志事是述而已執事亦何待人言而有所勸哉陳善閉邪固大人之責交淺言深亦古來至戒二者殊覺難處然使先正而居今時不言則已言則必不以事有難處而舍其所欲言而委曲言他也未知如何君子之語嘿行藏與道汚隆者固非淺末所敢與而區區好德之誠

良有不能已者敢奉一書庸代面討伏惟下亮不宣

答宋晦可

懷仰德義靡日不勤頃於便中枉辱手札玆乃數年前奉書而今始承覆者區區珍感左信常品况審道體起居神明扶相處困益亨既自慰喜兼為士林賀也世弟老病昏憒餘日幾何而去冬又遭老妹喪春間纔經窆事情理慟毒寧欲無訛示諭多少奉讀以還實未喻盛指所在猶幸開示素蘊俾得以往復承教也先曾祖於兩先生雖未嘗執贄請業其心誠悅服無異於宋朝諸賢之於二程夫子且自祖先以謹

慎為家法雖在交儕等夷辭令之間未或輕為軒輊
況於視同函丈之地豈其有左右輕重之意乎今以
先狀中一二處觀之其一體尊事無少差殊槩可見
矣來諭顯示筆法云云誠未知的指何等句語而行
狀之謂以誌文豈亦偶失照檢而然耶至若安定溫
公云云即有容所撰　教文中語而竊伏惟先生之
盛德大業不外於格君正事修己及人妄欲以一句
發揮而求諸古之君子惟溫公之至誠無偽安定之
樂育人材似可比倫故敢率爾書之然亦各據其一
節而已初非敢謂全體大用可盡於是而妄有論斷

也盖當時從祀期日甚迫二先生 教書及 教文
製進於三四日内以有容孤陋之識鈍拙之文其於
道德光輝顧何能盡情揄揚以塞士友之責以此見
罪固無所逃若乃金秤稱量云云大是情外旣不敢
受罪只自悚恧不安而已先集弁卷之請有容誠有
苦恍矣先人實有至行潛德而内而不外人鮮知者
有子不肖無以表章萬一思欲淂執事者一言以爲
藉重垂後之圖者不亶在於文字之間其意至可哀
而顧念先誼妄意不至於見却矣側俟屢年竟失所
圖私心慚缺尚何言喻若盛意終有不釋然於書中

所云者而遂見跡外則不敢再有煩瀆矣如其不者更望少留三思俾蒙大恵千萬至幸

與金伯春 元行

春間覆書至今披慰老病相憐辭意珍重尤不任瞻望耿溯之至伏惟霜寒道體動止神衛萬重世弟二年關外一病沉淹留亦支離歸無寄托身計殊不安穩此亦暮境厄運謂之何哉兩世文集必欲及此生入梓而事力未逮經營屢朔今始訖工玆以二帙五冊仰備清覽頒留如何弁卷文字欲得執事一言之重以為不朽之圖想執事顧念先誼有未忍辭者伏

望趍速圖之以副此顒望如何先執老成之人論謝
已盡知舊聞亦豈無可托處而獨於執事如是仰瀆
者亦體吾先儒素簡質之意耳更乞順諒而垂念焉
先人集序奉托於宋贊善晦可令公此兄亦豈見拒
耶先祖事行俱在狀誌中惟在裁擇而自在繹羂之
初以館閣文字見推於先輩名公間而早世之故大
業未究此在立言君子尤宜表章處也如蒙肯可則
必欲邀蒙嘉惠老病此意幸勿孤負至仰

答黃大卿 景源

宜叔之愛蘇氏自其少時已甚其為病非朝夕可治

也然以僕觀之宜叔之愛蘇氏亦習耳如之下所稱蘇氏非不喜儒術而卒入於縱橫之學者亦其習耳習可移者也其性明達者雖其習之痼也一朝覺悟不兩言而移焉然以蘇氏之明達而不能一變至道者有由然焉彼其文章名節傑然為一世所歸自以為壓一世而空之也而獨為程氏門人之所擯斥則思以其道勝之而程氏方為儒者之宗為儒學非所以勝程氏故退守其故終身無悔是盖有激而然耳宜叔其習之痼不如蘇氏之甚其明達足以知所取舍悟之有早晚耳何患其不悟也但恐有激之者耳

僕比觀其所爲文辭耻出於縱橫馳騖其言恂恂有士風僕方爲之喜而足下方爲之憂均之愛宜叔也然醫者之治病乘其將愈也而推其病源之所在爲之藥其愈當益速宜叔之得力於足下之書者當益多矣

與黄大卿

教意奉悉前覆後戒是行路人事僕之心初不到此也徒以至險在前而足下首當窂運有徑動僨事之虞故前書云云亟蒙俯納始信明者之易與爲言也

答金士舒 陽澤

新命承已出膺可喜弟踪地久愈不安雖催来之有
命既未敢遠為入城計則徊徨近郊亦甚不便欲以
此時往省老親於嶺衙而弟既遠出台又不時爾
命則　元孫日講將不免間斷為是躕躇未之决矣
今則行意沛然無所拘矣書本已具草繕寫待明呈
州家去　批下日當戒途自此奉而未易期殊悵悵
耳　元孫學問正如泉之始出之東之西在人之决
之而已諭德陳善之方台亦何待弟言而必也存乎
我者誠然後諭諸人者信敢以古人拈香拜書之意
爲左右勉焉台以為如何又嘗聞俗語有之慰悅父

毋之心莫如讀書之聲此言甚近人情當今 兩宮在哀疚中 元孫果能日進其學以悅 二聖之心其爲孝孰大於是此意台必諒悉也臨便不盡所言如逢南便幸更賜問也

答金士舒

晉菴集跋語大體圓成第欲責備則此文字不必以一窮字究竟晉菴自是廊廟上文章士出身初言論風采儘有可觀晚年廟謨雖有不厭人心者正坐性踈氣粗內守不剛未能超脫流俗耳非出於作用以此爲說晉菴亦必莞爾而受之矣若夫廊廟之窮如

台所云者豈易言哉近古惟鄭松江庶或當之未知如何且晉菴之於台奬勵成就之義實有終始此為先輩一美事台既為此文為可闕而不傳耶

答金士彬 文衍

奉書慰甚樂事家忌圓滿僕詩之止於二篇蓋欲存半開微醉之意而宜叔荒淫不返當樂思哀宜其及於囹圄也承欲取評於具眼詩多鬬奇豈吾輩事宜耶江山而陶情文酒於合歡而已

答洪尚書 鳳漢

伏承台札遠辱訪審動止萬重且荷且慰移薹訓旅

旌麾動彩詰戎之暇能有緩帶投壺之興否區區嚮溯記下林居蕭散飲啄隨緣稍覺身計之穩便而意外又被催名之命以此踪地之畸危加之疾病之沉困入城之期不能自為早晚惶慼之至罔知所喩下惠包米馱薪拜領盛記感戢何量第此貧匱自知本分而每勤執事之憂念前後周急不止一再極知眷意所在不敢輒言辭受而正當百用節約之時屢致俸外不貲之物私心不安誠難名喩非不知執事之賜亶出古人資財之意而顧玆生活猶有異於布衣之濵滿壑者則何可每煩下念而不置耶既感情

餉敢致情語伏幸有以諒之也不宣

答金劉伯 履健

日前手書風便傳到縣審其時政履清穩恰慰瞻嚮第以稽復爲悚第月初道淮陽入金剛遊旬有五日出高城遵海而歸自初勝冠已知有此山及今老白首而始諧一見之願乃知人與山水亦自有遇不遇之時焉非人力之所及也獨恨老脚怯於窮探方諸土亭三淵之游不能無餘憾稍待霜落葉赤欲圖再擧但未知造化翁得不見笑以不知分也耶夢瀛記適及於大瀛臺下舟次與拙老一讀作臨江仙小詞

以答其意又欲書寄便中却恐世間喜事者幻了一夢字謂吾三人會飲蘇子美諸賢之謗殊可怕也且止之待相見日一為誦之耳好笑好笑

答疏廳諸君

蒙諭以僕為坐生疑貳惟便宜是圖甚非僕之意也夫其心不安而苟然相合者姑息之交而已其心不欲而強之使屈者市道之交而已此僕之所懼也日者之事何足為士林快哉上之不能明陳是非庭君闕於未遂下之不能昌言義理奮士氣於方壞率使聖朝有過舉多士蒙耻辱此僕之所愧也知時

之不可爲也人心之不可齊也與心爲晝矣不復開口出議論以少補前愆此僕之所守也不然今之所論者其關係有大於徃時僕焉敢退步一寸哉所以不敢進者良以匹夫之守不欲自奪耳且重乎士者爲其居心之白也爲其動之無苟也不患事之成不成而惟義之據故能服人之心今僕之意如初未有變也僕之名乃列于章帖厠之諸君子之間僕甚惑之名之必署署者非其人自爲之不可僞以爲者也署我者其誰也是不白也苟也惡足以服人哉且欲進吾之誠以冀　上之一悟而先爲欺謾可乎夫上

不足以悟君下不足以服人是舉也已之可也

與鄭尚書 亨復

公年長余十二而公平素執謙不別立號故其與朋友札翰語公則輒以字春秋之例大夫之賢者字之字之無不可世俗不知將毋乃以我爲簡乎古人多爲人名堂室用代表德而便稱謂此意良厚今欲以一箇請名公之軒以成公之謙避我之簡公可爲一莞爾也陶先生自傳曰閒靖少言不慕榮利竊常喜誦之想見其爲人而顧心好公者亦不外此八言餙之不爲腆受之豈爲泰乎

與咸悅崔生 斗章

曰蒙之下来教僕曰吾鄉有南宮舍人者購夫子像中國以歸凈其室而安焉誡子孫毋敢瀆及玆百有餘年而吾鄉人相聚議曰夫子之像一州之士之所宜具瞻非南宮氏所得而私也將聞于朝廟於州而安焉春秋舍菜視學校以子之意若何僕始聞之不謂其不當也徐而思之事之不當莫是過也敢奉書致其愚焉之下察之夫廟而以像焉非敬之道也佛氏之欲誑耀婦孺則像焉凡百淫祠之欲愚惑婦孺則像焉故聖賢之廟以主不以像盖其尊之者以道

不以貌也且南宮子之意僕知之矣彼之購是像也豈謂其真夫子而無疑歟將謂人以夫子像來吾逆疑其非真而辭焉不可也故發槖而購之耳至聞之朝廷則疑而不敢也今諸君之議殆非南宮子之意也朝廷不察果從其請是真以夫子禮之而勸一州之士也先王勸士以信猶懼其僞也勸之以僞其何以爲教且聖人之言猶不敢誣誣則爲罪況於其容而可誣之乎夫聖人之言載諸方冊君子世守之猶且有錯簡闕文而爲後世疑況其容狀孰見之而孰辨之者而曰此真夫子也僞孰甚焉誣孰大焉史稱

夫子貌類陽虎又鄭人之言曰其顙似堯其項類咎繇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又曰有若似夫子家語曰孔子圩頂露齒河目海口此皆言語所記無足徵者藉使可徵堯之顙咎繇之項子產之肩禹之長與有若陽虎之貌又孰見而知之者哉河目海口圩頂露齒奚施而不為人哉然則庸詎知畫是像者依史記家語之所傳而刱為之使其肩顙口齒稍若與衆異者以罔人而易其貨哉不然是傳摹者也今有良工圖人之像屢顧而眄之以增減取似猶有七分之同而三分之異焉今之去聖人幾百世之

遠也其傳而摹之者不知幾百人易也而又每人而有三分之異焉則今之存於舊者能保其一分之同乎且之下無若齊人然齊人有好奇者載寶而游燕之市燕有貪人知其好奇也操古尾罍一見客而求貨焉客曰吾所求將天下之奇也惡用是其人笑曰子誠好奇而不知奇昔者虞舜始陶惟此焉視則史云器不苦窳自吾先三十餘世莫敢失墜今聞子好奇也敬抱以獻然不售頤奉以歸客懼然謝曰微子言幾失之矣遂以百金沽之之魯魯人亦聞其好奇也提弊策以謁客客曰此焉用其人曰禮不云乎孔

子早作曳杖逍遥於門是其杖也客曰其然乎原壤
夷俟以杖叩其脛亦以斯乎歸其寶以易焉故齊人
知慕虞舜孔子以至破罍弊杖而皆貴之然惟不知
慕其道也故人得以欺之為天下笑今子之鄉人誠
欲尊夫子歟舍此而無他術乎誦夫子之言行夫子
之道父兄有養子弟有教莫非尊夫子也惟足下以
僕之言歸復于諸君其以為如何也

答金𤢾文 純澤

惠書深荷二紙已令𢁉也搜付來人想如戒矣朱子
嘗學曹書亦嘗為學魯公者屈而來書云云正與吾

師亦嘗云爾者相類雖然朱子之爲朱子非以學曹書正以善學孔子耳善學孔子者固莫如朱子今之人不肎舉以自厲至於學曹書則樂稱朱子以禦人僕甚異之曩有效眉篆者詰之其對亦首舉朱子然徐而思之事之細而病乎心術者莫若是甚夫曹之於隸眉之於篆極其善者也如李斯呂不韋范曄之於文章固弗可廢也雖其學焉何病至引朱子而後其病乃見如當官忘恥者畏人譏議則必舉程子西監之義以自解然殊不知識者聞之輒並與其言而厭之也如其義也何必舉程子如其善也何必引朱

子良由其心有不慊焉耳此距仙庄不遠上洛時自清淮取歸来山小路抵此尤近由此走洛比大路近不過十里獨不能為老友忘十里之勞哉幸圖之

答金孺文

遠辱手教以令姊孺人之誄文見屬夫死生之際至難處也故僕始聞孺人之事不敢輕為抑揚也旣而以孺人所遇之時而思其所處之義乃得孺人之心而賢其死也孺人為賢以不負其心也此自古烈士之瞿瞿者而今乃於婦人中得之寧不奇哉後有君子必撰列之使高行不湮滅而止何待僕之言乎僕

之意誠懼世俗之人不深推義命而徒多是非之口
述哀辭一章姑以明孺人之心而庶幾後之君子得
以考焉耳

答金孺文

朝廷事本不頤聞近因著對策文字每當方今事務
漠然不知措筆未嘗不慨然以為士必如賈誼劉向
鼂錯董仲舒然後方可謂博雅矣前書所道特因此
而發然孔子修春秋至定哀之間則皆當時事其所
資焉者不過如今之時政記之屬足下以為有異書
乎若必義理文章如六經然後接乎目不如是則不

接乎目則孔子何以修春秋且非欲足下專用心於時務而妄是非朝廷也只是畧着朝紙知朝廷今日行某事用某人明日行某事用某人而得失長短揣摩於心中而已此於儒者事何害僕之意如是幸勿相怪也君子固識其大守其約然不詳乎細何以擇其大而識之不求之博何以反諸約而守之乎

答金孺文

手告正及戀中慰甚第以慫和爲慮博奕亦自勞心心勞則氣上如足下之病治法宜在下氣下氣之法僕曾有幽憂之疾聞諸故醫李徵夏目之所屬心歸

焉心之所存氣從焉故自屬於臍下則心引上焦鬱滯之氣注之臍下氣下時以腹鳴爲驗每日二三下久久不已病自愈僕嘗暑試之頗有驗然其法亦不可慾用意只是置諸有意無意之間方無扞硬自能耐久第試之如何不特有益於治病且有助於高明存養之功矣

答金孺文

新年一書至今見在牀頭可想此中耿耿意也餘寒未解尊侍中政履何如第有憧憧者一日九往來也僕齒與病添兀然已周一甲孤露之感益自不遣乎

生逌拙百用無當遂此懶廢不復一毫當世之念而謬被長者推轂至煩剡牘自顧慚靦如添一病請之奈何安常守拙便成家計三人之行必居後列即吾素志然矣今忽排衆躐前於衆所力爭之地安知無猜怒者之後至乎人或以趾美爲賀僕方以忝先爲懼耳觀今文教士風豈一朽木可撑而起乎是用向前我與足下同憂者而今詳書意忽若轉其憂而以爲喜者竊恐料之過矣方出郊外迎 駕忽忽不宣

答金孺文

日蒙哀以先墓文字中一二段有所俯詢謹受而反

復之有以知孝子之心無窮已也敦府一銜如教添入至総論一節自始屬筆大費斟量屢易藁乃定今欲改之文義病於摺疊而在實德恐不為輕重也孔子為樊遲言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外是而又有可以言孝者乎今曰致其禮於事亡不敢以其老也則居喪之善在其所不言也竊謂先丈孝友之行本於夙夜戰兢如恐失墜而以至子弟興焉鄉黨順之其為孝孰大於是故有終身之慕則雖不言泣血三年未害其為孝也孝貴乎終始終始之禮非可以一節盡之也故以曾子之言終焉心之

所說而書之無愧耳雖然古人之言簡以則故即其已言而其未言者皆可信也後世之言繁以猥故其已言者未必皆信也使後之人視我如古之人其言止此而足矣如其不然者雖益之以累千百言其言愈多而愈可厭何哉此僕之所甚懼也雖衰豈嘗以古之人視我乎雖然僕不能以人之視我而輕自貶以徇之也幸垂亮焉

與李廣文 演

前夜暫奉欣慰良多即惟嚴寒侍中動止佳否僕纔到齋居幸無撓惱欲乘此少閒重理文史而懶廢日

久全不入心當靜坐數日呼名精神收入靈臺虛處
然後方可下手耳曩者輒蒙諸賢不棄相長以文字
之事僕誠蒙陋寡識何足以及此而迭以犬馬之年
稍先於諸賢用心於墳典之間爲日差久而其濶之
間覬者或有一二之先於諸賢者則僕固不敢辭焉
盖僕之所聞於古人之言者與所覬於古人之行者
莫不有其道而貴在各勉其所好無爲世俗之論所
拘牽而已人之道本一而後世分而爲三其進而上
者名高而不可繼其退而下者志卑而不可訓非通
儒鮮不弊故恂恂就其中罔敢墜荒循是而行自明

乎聖賢之意而其識足以知所先後則其上焉者庶幾跂而及循是而行達乎世俗之變而長短高下惟其意則其下焉者亦庶幾俯以取此僕之不敢與世俗言而樂為諸賢道之者也諸賢亦未嘗以僕之言不然也雖然此豈可以聲容笑貌為哉當有其實有其實故能大而且久故古人之能成其業者諱名之先而懼實之不從也肫肫焉不敢作異於人人亦凡夫視之及其一出而奮也然後始屹然不可望焉日者頗於稠人中見問某也某也能為古文或言有意古文而不屑為舉子業不知諸賢何以得此聲也僕

與之下不同居久其間學業之進與不進固不敢知而以或者之言推之其敢為大言而不務實功可知也且之下之知有所謂古文者屬耳未嘗熟一部經書而人遽以此等題目歸之言之者固妄矣而當之者亦可愧矣且功令之文古人所重 國家所以進退人物也為今之士豈敢獨自慢忽僕之所悶乎時俗者為其不治其源而專於末不顧其內而急於外日趍於名利而不知愧日汩其真而不知返者耳如之下輩之不論賢不肖名之曰舉人則一切畀薄之不問工拙名之曰時文則一切侮慢之望望然去如

脂膏之污體者不知其可也且之下上侍太夫人太
夫人一日之養之下之所宜急然舍舉子業而其道
奚由哉之下試思之袖手空山夜色寥靜與俞生語
及諸賢甚思合并而既不可得因又商量此身愧懼
兼至搦雪濡毫綴數行文以自警又念諸賢散處日
久既失朋友策勵之益或溺平居宴安之毒茲敢奉
勉焉之下察焉不宣

答李廣文吳敬父 瓚

上已一游亦邂逅耳諸公必欲留之畫圖如是之矣
何更張大為也南陂下翠薄間有一曲清泉僅能照

人鬚眉漣漪可美特以人不疏鑿水有斷續故不得流觴而敬父歸後與弼兒徘細上下深恨其上流數十步蓋有深瀠縈紆處而竟不以一觴流之也此惟人事未到耳水亦何罪而闕而不傳乎僕以為此不可不畫也林石皆當澹澹有遠色而往往開清曠之墟以鳥鳴枝以驢馬吃草既可見眼前真境且使人與物同樂之意在不言中也承諭良勤輒發所見聞漫至此開緘可相與發一笑也小記雖草得不知倩誰寫之也又笑

與李弟光甫 垙

病祟端的由何處生日間有久處濕過飲冷挑風蝙疾病氣襲中而不自覺否既不能以語言向人說亦必仔細書傳可容醫治精神了然可言而口不應心否末世之禍皆以言語為階自智者觀之遂瘖亦不害切勿疾懷也瘖於口者不必瘖於心近着綱目有佳處否佳處不能與人言獨與卷中人相對一笑亦佳事也以古之君子不幸廢疾者自寬為妙如此心氣不損而治道易矣

答俞景明 彥淳

来諭辭致簡古雖不能盡曉指歸大槩是嚮實學避

虚名之意區區不勝歆服以左右清明之質頴異之才重以先丈及尊叔父教訓之力左右之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者舍是學而奚適也勉之勉之須蒙左右来止陋室七八日獲聞所不聞大率言議之際務為高趠不群不肎循序守常此與氣禀凡下不受進取者有間然萬事病根皆從此出學問之初尤宜極力而矯之敢以明道所稱毅而不知無以居之一言為左右誦焉左右能不廢其言否文章小藝也僕方愧悔之不暇何敢以自誤者重以誤人歟曩因左右之問畧及一二語然甚非吾所樂亦非以此期左右也

心是活物豈有一物不容纔有一物不容便是此心死了天下皆塵也江海無塵非無塵也流之不留也僕何嘗一人之好惡而同之歟直欲流之而不能焉耳名者太虛之浮雲有之不足為吾有無之不足為吾無故知者之務務吾實而已左右欲為善而逆憂名此曷是為憂歟不求而已

答俞景明

十日之中再辱手諭此亦新年一喜事尋常自謂文章氣之所為志可以帥氣然後氣無病氣無病然後文章亦無病試取唐宋大家讀其文可知其所養千

載之下烏得以自度哉此僕之所甚懼也每見足下
氣質有偏處而前書辭理少明白俊偉之意妄竊憂
足下於養氣之功少有闕焉不得於此則繇是而出
者必無極好之理故敢以一言獻愚而恐不足以動
明者之聽矣今獲来諭甚釋然也足下立志固矣顧
自今益加意於誠身明善之事以求古人弘毅温厚
氣像使氣與文交養而相成無徒為一文人而止則
是區區之望也自吾身上言則萬言皆順自吾身外
言則萬言皆偽近来稍見此理明甚有以文章来問
者殊難其荅也然及其至也未嘗有二致惟在強勉

而已不宣

答吳生載純

示諭先誌中二條具悉盛意盖指光運四字刪去雖減風采猶可通上下意脉而如欲全沒窺覘已下一段語則先公嫉惡之志都在以筋擊之一句如何其可刪也總論只如此是矣若傳會許多説話先公本志反恐晦而不章盖自庚申真殿入侍以後先公已有納筋之意而義在休戚不忍便訣皦皦此心惟僕忝居從遊之久實有認得於言色之外者故通篇全用此意構綴自在三司時言議亦取其有關名義

者收錄焉使先公愛君忠國大節具見本末後有善讀者可以釋前疑而明宿志垂之百世而不惑矣鄙意本欲據先公言行明其本志而已不欲着一字私語以取阿好之譏也且作此文字多經時月每當下筆常恐一句失實有負於九原也何敢用徽辭抑揚為也幸更詳之

答李生紱之 紱永

李氏明史紀載非不詳而綱領不甚好且紀年止於崇禎弘光至永曆皆見之附錄是真以為僭也為明史却如此無心曷足以為史僕所著不過稍存義例

使大綱得正而已至其事實悉從簡約私便攷閱耳非有志於傳世也明人文字傷煩寡要此史家大忌也僕爲是書務在芟其蔓衍而發其指歸故往往頗變其文以通脉理而曲全其意以該事實爲是心目俱疲蓋十有三年而僅能脫藁矣然尚患聞見不博須有次第刪補者未敢出而視人也乗惠新本列傳十二函可備叅考幸甚來諭捧腹常謂天下頑物莫如書人有盡而書不滅故僕於書枕籍塗抹之不甚惜然僕今目昏髮秃而書則如故猶乏與子孫着也今子之言毋乃愛過而惑乎

答李平一 衡萬

語默一事雖使百人計之不如一心之自量僕亦不敢相強但事有可為則義勇俱奮必為乃已方是活人耳子三事從前商量已熟不待更問矣前後勉出非不勤矣深陳既往洞示開釋之意則一不形於絲綸所以惶恐不敢出也此事聞已發端今而更諗其出處非所以待子三也故不欲為之且大臣雖欲陳白只當以洞示悔意以開進路為辭而已若曰如此則必出云爾則不幾於上下相要乎道理深恐不便矣收拾才賢當以至公惻怛之心為之若帶滯一

箇私意則不是矣

答李評事士晦 明燦

征旆北首而病違一别歲色遂換第有憧憧者往来于中此際一札百朋不足為貺感荷何量況審跋履餘起居安穩不勝區區慰喜人才固不無南北之異若求鐵中之錚何患不得其人十室忠信之訓亦不過就其中論之若以鄒魯之風律諸互鄉而遂倦於教養之術則恐非仁者之用心也僕之曾祖文憲公皐復於明川謫居而北士之操文吊祭者幾傾一道矣其文字簡樸由情如見其面絶無雕鏤腴軟之習

正使古人視之亦當寘之可教之列必不以荒遠而畫之也願足下拾其所不足而嘉其寸長以之為一己之憂喜而彼終無一士可語否乎僕則謂此人之得遇士晦此正開荒之幾也然獨恨歸期已届無以責功於遲久也

答李生 商運

拜狀兼垂示文篇洽慰馳嚮重孫勤教畧效一二淺見可恕其僭猥也文章古人之餘事果能有志乎其本區區末藝又曷足顧戀不釋乎自非天縱之才終無兩至之術惟在善擇而固執之而已不宣

與公弼

聞汝讀論語多見疑處此他日之所願聞而未聞者也良喜汝遊走於外試入汝室有不暗者乎久而後駸駸見其明雖然苦其暗便復出來終不得見其明汝其勉之猶子之稱程子以為不典後書當云從子白是本俗用吏讀非古也後改以上書可也

與公弼

學習皆有知行之說汝言得之文遠不及汝也昨日偶看論語至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一句犂然有喜不覺擊節高詠庭下有二髫兒戲趨而至堂下舞手

搔頭以應節顪頻呀然有笑意而渠不自覺吾之喜偶形於聲貌之間而已能感人如此豈不捷乎嗟乎不使汝生乎曾點之時而得與於六七人之列而翱翔乎舞雩之上也其觀感豈直如二鬅兒而已乎

與公弼

進學之道讀書爲善其次耐久坐長者之側坐長者之側有三益自然檢飭威儀一也威儀檢飭則自然心和而氣平二也心和而氣平則自然言不妄發三也其始也頗似不舒久而後其樂足以忘疲得長者言雖咈己志當繹其所以然不當以言逆之使長者

不卒其意長者一厭之從何聞善雖朋友亦然

答公弼

老氏之道專以清淨自守而其所著之書亦未大行於當時聖人固無以顯言攻之也然於原壤荷蕢沮溺之徒皆嘗嚴辭以斥之而數子之道實出於老氏則夫子蓋未嘗不攻老氏也孟子之時處士橫議其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其惑世誣民之衆蓋非荷蕢沮溺之徒隱居自放之比則孟子焉得不汲汲聲衆而討之耶與其所以異也且孔子之時周道雖微先王之教猶有存者而異端之說不敢恣

行如老子關尹子之屬只是歛守退藏其害不甚著見故聖人亦明吾道立吾教使人知所取舍而已不必費辭而攻之也孟子之世學壞道裂故俗日泯而於斯時也楊墨以詖淫之說鼓天下而從之張目攘臂必欲角勝於聖道則孟子不得不用力擠排故闢異端三字自孟子始定以觀世變矣

答公弼

集序之託視墓志差異宜專以人不以文蓋志其人之志行必藉此一言以傳而言不文行之不遠行之不遠其人志行亦隨而埋沒所重乎文也序其人之

文章固已昭著集中而特循此一言以致其傳之之意耳傳之久不久在其人文章之至與不至不以序之者為權也然立言君子不苟以不可傳者為可傳故其重專在人也序跋但患難其人不病其多世有君子亦次第屬託可矣

答公輔史問 四十八則

四凶之誅至舜乃舉人或疑之先儒謂堯時四人之惡猶未彰著至舜而其惡已稔不可教訓則始施放殛之典此言恐欠明快四凶之誅俱在舜攝位之初何其惡之暴著而法之驟舉也嘗竊以意料之彼四

兇者必有不服於禪受之事者也盖自炎帝至帝堯皆子孫繼立舜以匹夫一朝受堯之天下則彼四兇者內懷不悅有朋邪亂衆之漸故舜不得不遠之以靖天下之心斯可見聖人大公至正之舉矣

麥秀歌彼狡童兮自古以為指紂而言恐不然箕子必不指斥其君於既亡之後狡童盖指讒小輩惡崇虎之類書曰比頑童頑童狡童也

太王雖不能敵獯鬻至於去邠然踰梁邑岐而民之從之者如市則與當時有國之君所不能得也斯可謂仁之無敵也積仁累義延至於文武卒有天下仁

者無敵之效尤可見矣

邵子曰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元有十二會會各一萬八百歲而子丑已下實當其數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皆滅於亥人生於寅先滅於戌自其生時寅至其滅時戌則為九人古史所謂人皇兄弟九人者蓋據此而發也地則自丑至亥為十一人天則自子至亥為十二人大抵言天地人始終之數耳未足深究

程嬰之封成信侯公孫杵臼之封忠智侯斯可謂謚不負行宋神宗時封

晉李離為文公理過聽殺人自請死公曰失在下吏非子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受祿為多今以罪歸吏非所聞也伏劍而死蓋上古雖有司殺人不以法則有償死之典故李離之言如此也

人之為身謀或不如為子謀晉伯宗好以直辯陵人妻曰危可立待也何不預結一賢士以州犁託焉伯宗乃得畢陽而託之未幾伯宗以讒死畢陽送州犁于楚乃免夫伯宗得畢陽而託子則固已知其必及於禍而其妻之言有以感其心故也獨不能矯其陵人之習異哉

荀息既受獻公託孤奚齊又公所命爲君者爲之死可也奚齊死既不死則迎立重耳可也不立重耳而立卓子是驪姬之黨而已君子奚取焉

古人言語簡而明如繁人之妻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善射之術無以易此數言矣女娟之言曰妾父尚醉恐心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其辭極哀婉二女卒以口舌脫其夫與父之刑誅豈非言之簡明而感人者愈深乎

范雎一言而使秦王廢母逐弟自絕倫理天下不祥人也若雎者不足置頰舌間也嘗觀張溥所編名臣

奏議范雎説秦王一節乃編入去邪之類誠以是為去邪歟世之譏夫逆臣舉將𢔶忠讜之名矣所見如此舉一可知其三矣

嘗見商文毅公茅焦論曰茅焦事譚者以此類考叔之錫類過矣不為楚也妻者不為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不足以謝先王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於文姜絶不為親非仇母也以父之仇而仇之也秦太后非莊襄之仇乎政也烏𢔶而毋之哉且所謂假父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乎然則茅焦者亦類考叔之罪人歟此論説𢔶太快秦太后先王之罪

人為秦臣子者雖討而誅之政也不敢與焉可也胡
氏以唐時五王不誅武氏為罪亦責其臣子之詞也
非所以責中宗也
樊於期以秦王政非先王血胤乃呂不韋之子恥以
為君挾秦王弟長安君成蟜傳檄討之兵敗奔燕故
秦王購之至以金千斤邑萬戶此說出於列國外史
似有所本也
綱目不書孟子卒蓋因古史無志而闕之也然嘗見
山堂肆考稱孟子以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
五日卒壽八十四泝而考之則孟子當是周烈王四

年已百生不知何據也聖賢言行出處必考信於經傳所載之文其生卒之出於雜書者非惟不足徵亦不必知之也

詩書仁義嬴家之所仇視始皇之伐赭湘山非怒湘君怒發於堯女舜妻四字也其後扶蘇之禍亦基於以孔子諫也

穆生之以醴酒不設而去自今觀之誠似過矣然王戊之驕暴無道實有不可救藥者穆生一去決已久矣特因醴酒不設而去則其有見乎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義歟

朱虛侯進耕田歌斬呂氏亡酒者其事危甚以余觀之朱虛亦有所恃而然盖朱虛娶呂祿女為婦

漢興藩封太彊制之之策惟賈生分國封子之說為可用耳若錯之謀蓄怨於諸侯而招禍於國家不若賈生之策制之有漸而漢與諸侯均受其利也故揚子論之曰鼂大夫愚以愚律錯錯可以無辭矣

許后既崩議立皇后時諸臣心疑光女是群臣有以窺其心而曲承之也顯之與衍謀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是必光嘗與顯有言也及收繫諸醫以實語光而光不為奏擧又署衍勿議是幸其成也因又

納其女入宮是光與聞乎故也以春秋之法加之光不能免首惡之名也歟

讀史者只觀其成敗則少趣必觀其所以成所以敗幾微何在方有進且如宣帝立年已十八大將軍不宜顓政宣帝不宜謙讓光既以虗禮歸政帝又以虗禮不受夫幼主新立以天下之權委之權臣而不以誠心相接徒以虗禮相待此果為吉祥長久之道乎以是推之霍氏之禍可知其所從來矣何以知光之歸政以虗禮也地節二年帝已在位六年矣光尚無復辟之舉以終其身以是知之

春秋盟會夷狄之君序於中國大夫之下呼韓邪不伏則已伏則不過漢一藩臣豈合以客禮待之書曰虞賓在位先代聖王之後聖人固以客禮待之矣未聞待夷狄以斯禮也汝言得之矣

漢朝群臣奏疏文字多稱強漢以強大之名為尊美之稱其鄙陋辱朝廷甚矣六國稱秦必曰強秦豈美稱哉

捐之短顯出於天下之公心也既而為揚興所動則又欲因顯以求用卒以此敗甚矣利私之陷人也一念之頃而使身首不保豈不為負才躁進者之戒哉

且與楊興傾邪之徒共圖進取其敗也宜哉此等事處末世者不可不知

高祖善斷能見大義故當其欲易太子時周昌廷爭之彊其言不過曰期期不奉詔期期知其不可數句而帝已欣然而笑知天下之心不可咈也元帝優游不斷昧於大義故史丹必候其獨寢直入卧内涕泣以感動之反復從容然後太子得安二臣之進言不同而皆能感主之心者盖善度其主故其說易入也然史丹調護之功尤大可為後世為人臣之法矣

陳湯之事雖不可為後世法其心出於為國家忠慮

也方是時郅支肆兇負強殺辱漢使其罪不容於誅
矣況西域諸種舉有叛附之形為漢之憂豈其微哉
此湯所以舍一朝之命成萬世之功者也非如傅介
子行盜賊之謀而失信於外夷也
許后雖不德未有大惡特以趙氏之讒一朝而廢之
綠衣之漸已著天下有識孰不知之當其時大臣諫
官不為一言以防其源各阿意順從而及封趙臨趙
氏之幸已盡而上之意既偏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矣劉輔言雖切直當何補哉可謂不知先後矣然其
言云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

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真至言也
夫
谷永言灾異頗切直然以當時見之能為徵舒崔杼
者必在於王氏而不在張放之徒也谷永言事每諱
王氏與其所以終於小人也歟其請寢梁王立淫事
疏亦識尊朝廷大體耿育建平元年疏亦此意
漢之亡非獨天命元后釀成之也嘗見丘文莊史綱
大書新室文母王政君死蓋深惡其主張王氏也雖
非史體亦足令後世為母后者知戒哉
王嘉諫封董賢當直論其不當封而已不當待言當

封者假使廷臣議封而有如傅嘉者以為當封則董
賢遂可封乎且其言曰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夫封
爵國之大事豈以分咎為幸而遂為謬舉乎於是嘉
過矣

揚雄目見董賢丁傅躬寵之亂政馮太后兄弟鄭崇
之死孫寶毋將隆師丹等廢黜此皆國家安危之幾
而不為一言及不許單于朝則獨上書極諫可謂不
知本矣內之不理何外之暇治美新之作亦見理不
明而已

朱博承傅太后指奏免傅喜趙玄以為不可博曰已

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惟有死耳死者人之所甚惡而博欲以死復言可謂勇矣使博勇於為義如此拒傅太后與師丹傅喜等協心輔政繼之以死豈不為賢相乎今乃阿附奸邪謀逐忠良而以死自矢是勇於為惡矣王莽將廉丹為赤眉所敗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向使丹於群臣請莽居攝之日曰小兒可請吾不可而死豈不毅然大丈夫乎博與丹也皆可謂不擇其死矣

雋不疑縛詐太子曰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光武之破王郎曰設使成

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遂斬之不疑之言以昭帝已立光武之言以更始已立姑以大義明其詐以定衆心耳皆善處者也孺子嬰元后之所立承漢宗廟二年而至今尚在假令王郎挾此以來當如何待之猶將力戰破之亦不害於為漢也歟

邪惲真以莽為可悟以天命還位劉氏耶且莽何足語以善道是輔翼之也是唐尊也方今之時力可以討莽則為翟義劉崇可也不然梅逢蔣郭之倫得之矣狄梁公事武氏一節亦可疑後雖有復唐功恐未足以掩其罪也

魯連雖稱高士終未脫戰國風習如射書聊城事其功奇而大害於仁也不如蘇竟以義誘人背邪歸正若竟可謂真高士矣

馮衍之言曰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若衍可謂知命者矣戰國以來知此義者蓋鮮後來諸葛孔明有言曰成事在天謀事在人亦此意而猶在乎成敗利害之間不若衍言之純且正也

光武雖在干戈之際猶不忘禮樂之事高祖天下既定之後猶罵陸賈是以知秦政焚書之禍憯於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之惡也

光武之詔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是豈懲更始之不終非光武之自為者歟王良恭儉可謂賢矣而其友之言又加人一等矣惜乎揚子謂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此其流乎

公孫述藏金帛養士亦晚矣然猶得死士五千襲破吳漢至令陰具船適去使述早得撫養軍士如今日之為成敗未可知也此樂毅所以並日趨齊者也

王爵非人臣所可封朱祐言得矣而未盡善矣聖人設五爵天子為王而公侯次之皇帝之號自亡秦始非可因襲為法今既知其謬而不能盡復舊制使王

爵遂廢聖人之制紊矣

太子雖聰明多識然國家政事上及大臣之所爲非太子之所及也如有計策當於宮中承間進說不宜於廣廷衆議之日建立大策以間公卿之議也且坑儒國之存亡係焉而秦群臣無一人言之者扶蘇不得不諫和匈奴非安危之幾而賢臣名將議得其便又非太子所當汲汲者也況其計不如班掾乎

明帝遣使西域求其道與書及沙門以來後來夷狄之亂中國盖基於是矣書曰先王肇修人紀今縱不能修亦何忍肇其亂乎明帝於是乎忝其謚矣此事

嘗怪綱目不特書後見沙溪集亦云是歲天水日食皆陰盛陽微之象也

自古大奸在君側將帥無成功之理武侯之明豈不慮此而不先去黃皓連年將兵在外使皓益無顧憚誠若可疑年前為人題武侯遺像有曰介馬祈山旣往旣來外侮可禦內昏孰開縣公早出學未充才惜不少遲以老其材蓋恨其學之未至也近復思之武侯不可如此論武侯以為賊不可一日不討而皓非一日可去且後主自昏暗雖去皓安知更無一皓乎故薦引三臣專畀在內匡輔之責身任討復之義雖

成敗利鈍之不可逆覩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乃侯之志讀前後二表可見也深悔前言之率爾已火其草矣

作史者只記其事實而已若其時形勢氣象之在事實之外不可以書傳者姑畧之以俟後人嘿而識之看史者亦必據其事實量度其時形勢之當如此不當如此然後得失自可曉然矣若李嚴馬謖之事驟看之固不無可疑而細究其時形勢則亦有不得不如此者李嚴自是黠人豈不知矯制沮軍為必誅無赦之罪而輕犯之哉除非深知後主之昏暗側媚之

用事外內締構多通貨賂有旋天斡地之力而後乃敢為此耳當是時武侯已罷軍在內李嚴之生死非武侯所敢自擅也必須稟而後行之而殺李嚴又非後主之所能辦也形勢儘如此其廢徙梓潼亦武侯用法不撓之一端非武侯恐不能辦也若武侯在軍時已覺其詐則必移檄名嚴聲罪致戮如馬謖而無疑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帝統當時若無昭烈則曹丕雖以篡得國不可以其人之惡而絕其統也司馬公之言曰秦滅而漢承之漢亡而魏受之昭烈雖云中山靖

王之後傳序不明與後唐之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輕以正統歸之此固一時謬見耳然所見既如此則其奪漢而與魏也又何足深怪朱子之修綱目蓋起意於此然其出於至公無私則通鑑綱目均也至公而未盡善者此特所見之不及非可深罪也

竹林七賢志節甚高蓋魏亡後不欲仕晉托意於麯蘖沉冥自放耳若謝靈運既仕宋易一世矣而臨死乃曰韓亡子房憤人孰悲之哉

古之得士心者漢有田橫魏有諸葛誕誕之敗於壽春也麾下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

變以至於盡非得士之死力而能致此乎可謂能將矣

謚非生者之稱而溫公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朱子以為非是故綱目凡例曰今皆正之而列本梁文惠梁文獻廣平文貞汾陽忠武之類皆書謚若此類甚多汪氏疑其誤謹按人事例曰賢者曰其官其爵姓名卒而注其謚又云非賢者則虛美之稱亦無所取故不復書竊謂朱子義例甚嚴去今世代不甚遠豈謬誤至此甚也且目之書謚者綱不書綱之書謚者目不書雖賢如上數公者亦然其非列本傳誤明

矣意者加謚於薨卒之上者其先謚而後奠者歟聊書之以俟辨者

立嗣以適有國之常經易此所以亂也宋昭憲后之所以戒太祖者乃宋宣公所以亂其國而春秋之所深譏也太祖許之非也趙普不能爭之又自署約書是陷君於惡也其罪不容誅矣及後太宗欲立秦王為嗣普曰陛下豈容再誤普於是有安宋社稷之功矣不然宋亂可翹足而待其不為五季之續者幾希矣後世不以罪罪普而以功罪普不深喻理亂之故也余謂普忠而不仁者也何謂不仁德昭之死普不

能救焉

高麗中世之禍有二端一遷都江華委生靈於鋒鏑二取妃元朝制死命於戎狄瀆倫崇佛不與焉

[illegible]